

李娟
阿勒泰
作品
LIJUAN
WORKS

旧时光

九篇雪

我想在漫长的岁月里，找到比岁月更为漫长的东西。
像所有相遇前的时光，像眼泪滑落脸庞的历程，
像大地从冬天经历到春天。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阿勒泰
李娟
三品
LIJUAN
DEBUT

雪 篇 九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篇雪 / 李娟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99-5641-1

I. ①九…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2620号

书 名	九篇雪
作 者	李 娟
出版监制	刘 峰
选题策划	黄泊鸣
责任编辑	刘 佳
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1/3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641-1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在阿勒泰的夏牧场上，走进一家又一家的哈萨克毡房。

这样的小白屋一经敞开，便是在迎接我的睡眠。

我弯腰从彩漆小木门进去，

梦境便在每一个角落层层叠叠的羊角图案花纹中展开……

再版自序

2000年夏天，我二十一岁，已经在乌鲁木齐打工一年多，处境狼狈。便再次回到夏牧场上的杂货店，和妈妈、外婆一起生活。没多久，我九十岁的外婆摔了一跤，瘫痪了。为便于治疗，我离开了牧区，在县城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一边照顾外婆，一边写作。写了整整一个冬天，外婆终于有所恢复，我呢，也有了现在的这本书。

那个冬天是那些年里自己唯一的一段最完整、最平静的写作时光。书写得还算尽兴，虽然总是为外婆的病情难受，为未来担忧。这些情绪难免渗入了写作之中。

而这本书的初次出版则在2003年春天。出版后没几个月，在读过这本书的两位朋友的帮助下，我结束了多年的动荡生活，进入机关上班，从此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并在业余时间展开了稳定的文字创作。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所打开的道路，我继续前行了很久，写出了后来的《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直到现在的《羊道》系列和《冬牧场》，差不多都可算

是这本书的延续。

可我是骄傲的人，多年来一直为自己年轻的笔力与年轻的矫情感到羞愧，怎么也不肯再版此书，只摘取了很少的一部分放入《我的阿勒泰》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对它的需求，一些购物网也开始出售它的复印本和电子版，制作粗糙，错漏连篇。令人非常不安。于是，在这个夏天，在整修农村旧房子的紧张又劳碌的时光中，一闲下来就翻出电子版，断断续续读了一遍，时不时陷入当年那些欢喜和激动之中。仍然也会有羞愧，却已经很坦然了。于是决定再版。

幼稚也罢，矫情也罢，无论如何，眼下这些文字所对应的是曾经的一个真实的自己。只不过那个自己太年轻了。可年轻不正是幼稚与矫情的土壤吗？也正是同样的土壤，又长出了后来的坦率与勇力。一切走在必经之途上，一切毫无意外，一切无需后悔。

这些年来，总是听到很多声音称我为“天才”。可我想，所谓天才，应该是指那些起步早，起点高，一开始就能做到最好的人。而我，我并不是突然就成为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的写作有着漫长而明显的进步过程。我不是天才。再说，三十多岁的天才，也实在说不过去。

总之，像最初的自己又站到了面前，《九篇雪》又出现在这世上。在保留旧版本基本面貌的基础上，新版本修正了所有别字（实在搞不懂旧版的错字怎么会那么多！）和病句，已然全新的面目。感到

松了一口气。

这本书的出版，即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感谢吧。

感谢刘亮程先生，当年正是他促使这本书的初次出版。

感谢李敬泽先生，2001年，他为我《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这本书中的同名文章，是我在写作之初得到的最隆重的鼓励。

感谢贺新耘贺姐，我们正是通过这本书结下珍贵的缘分。2003年，她特意找到书中提及的沙依横布拉克夏牧场去看我。除了生活上的关爱，还帮我四处推荐文字，于是《南方周末》2004年为我开设专栏，自此，我的文字开始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为此一定要感谢当时的编辑马莉，虽少有交流，但总是能感到她的诚善与认同。

还要感谢陈村先生，我们同样也缘于此书在网上结识，这些年他为我殷切发声，并助我打开了后来的出版道路。

还有其他所有的不吝于赞赏的编辑与读者，谢谢你们。正因你们，在写作上我从不曾灰心过。

2012年9月

目 录



再版自序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交流	2
马桩子	6
小孩努尔楠	10
赶牛	14
在河边	18
妈妈知道的麻雀窝	28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32
吃抓肉的事	38
行在山野	43
吃在山野	51
穿在山野	65
住在山野	71
野踪偶遇	81

这样的生活

88 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

91 什么叫零下42度

94 牛在冬天

99 花脸雀

104 富蕴县的树

107 落叶的街道

111 房子破了

115 荒野花园

122 魂断姑娘崖

126 挑水

133 像针尖

141 空手心

147 这样的生活

149 和鸟过冬

153 有关酒鬼的没有意义的记叙

170 补鞋能补出的幸福





草野之羊

九篇雪 178

草野之羊 189

星空 192

森林 196

蝴蝶路 199

童年 206

暴雨临城 213

青春五号 215

孩子的手 218

风雪一程 230

越过这片戈壁 234

南戈壁 241

故事 249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交流

让我苦恼的是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叶肯别克理解——

“啊，叶尔肯，你怎么在这里？”

“啊，你好！你好！好好……”

“你也好！”

“是的，对对对！”

“你干什么去？”

“好的，可以可以。”

“我现在到那边去一趟。”

“是的是的。”

“这几天怎么不去我家玩了？”

“好！可以！”

“我外婆这几天生病了。”

“对对对！是的！”

我耐着性子，比划着对他解释：

“外婆——就是我家的老奶奶，躺在床上——胳膊，不能动，

呃，这个——腿，也不能动——不吃饭，难受极了……”

“啊——那太好了！好得很嘛！”

我真想把手里拎着的包拍在他脸上。转念又想，这也不能怪人家，他看我指手画脚指天划地的，可能以为我在和他谈天气。

“好吧，再见吧。”

“好，再见再见！”——这次居然听懂了。

我看到他满脸阳光灿烂地转身离去时，似乎也大松了一口气。

只有我妈才能准确无误地和这人完成各种交流。倒不是我妈的哈语有多好，只不过她更擅于想象而已。而叶肯别克则更习惯去误打误撞。误打误撞倒也罢了，偏还要赔上满脸诚恳的、“我能理解”的表情。

有那么一些清晨时光，进山收羊皮子的维吾尔族老乡总是围着我家的石头炉灶烤火取暖。我外婆在炉边做早饭，大家一边烤火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维我外婆高寿、身体好，能干活……而我外婆一直到最后都以为他们在向自己讨米汤喝。更有意思的是，我外婆偶尔开口说一句话，所有人立刻一致叫好，纷纷表示赞同，还鼓起掌来——哪怕她在说：“稀饭怎么还不开？”

我和我妈缩在帐篷里悄悄地听，笑得肚子痛。

当然，总有些东西，即使表达不畅，仍然也易于理解。比如友谊，比如爱情。小孩努尔楠只要静静地瞅你一会儿，你就不由自主会抓把糖给他；而小伙子们若老是赖在帐篷里不走，则一定要发发脾

气，否则就会糊里糊涂有一大堆男朋友。

说到这个，倒让人想起来，其实与叶肯别克的交流也并非每次都是失败的。至少有那么一两次沟通成功了。

那天我们在山谷口的草地上相遇，他问我：“你妈妈去县城了吗？”

我说是的。又说：“一个人真没有意思啊。”

他马上来了精神：“那明天和我钓鱼去吧！”

我说：“好啊。”鬼才去。

他满眼放光：“我们进到那边的山里去！”

“好啊！”想什么呢，把你美的。

“去摘那个草莓好不好？”

“行啊。”呸。

“草莓可好吃了！”

“真的？”

“可多了，你不知道有多少……”

“……”

“……从山上往下看。一个也没有；从下往上看，红红的一片。全藏在叶子下面呢……”

我望着他，草地向四面八方展开。那一刻居然有些迟疑了。想起我妈有一次从那边山里回来时也给我捎回了一大把草莓，并且也是那么说的——摘草莓要从山上往下看……

草莓红红的，真的很好吃。

至今一想到草莓，还会想到那片美丽的草地上的那场美丽谈话。不知道是草莓使那一刻时光变得如此透明美好，还是那些话语渲染了一颗草莓。

真的，我还从没像那一刻那样殷切渴望过交流。

马桩子

讲一些马桩子的事情。

我们才到沙依横布拉克时，生意惨淡。那一年，七年一度的阿肯弹唱会设在了库委沟那边，人们就全都往那边跑了。这片夏牧场上的毡房少得可怜，原先珍珠一般撒遍山野，如今稀拉得令人心寒。

一起做生意的伙伴一家一家地搬走了，不久这片草地上只剩下了我们和另外两三个帐篷。寂寞地面对着更寂寞的山谷。

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搬家，我们雇不起车。没办法，生意太惨淡了，我们连搬家的钱还没赚出来呢。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走。那一段时间总是下雨，总是刮风，我们洗了搭在柴禾堆上的衣服总是会被吹到沼泽里去。我们这个家很简单，因为我们总是想着离开，什么都是临时的，什么都在将就、凑合。

当最后一位关系密切的老乡也开始拆帐篷装车时，我们的衣服又一次被风吹走弄脏了。我妈气极，拿着斧头在柴禾堆里噼里啪啦砍了一阵，整出两根碗口粗、两米长的木头来。然后在沼泽上大力挖坑，